

## 【文津楼落成八十五周年纪念】

编者按：国家图书馆创建于 1909 年，但是直至 1912 年方才筹建完毕，正式对外提供服务。之后由于政局动荡，馆舍居无定所，几经迁徙。1931 年 6 月 25 日，国立北平图书馆（国家图书馆的前身）文津街新馆落成，举行新馆落成典礼。从此，国家图书馆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直至 1987 年紫竹院新馆建成，文津街馆一直是国家图书馆中心所在。今年适逢文津楼落成八十五周年，《文津流觞》刊载七篇相关文章，以回顾历史、致敬先辈，进一步传承与弘扬国图精神。

##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记

张秀氏

清宣统二年，张文襄公以大学士管学部，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，得旨俞允，乃以繆筱山、徐梧生两先生任正副监督，就北京城内什刹海后海广化寺为馆址，僦居僧寮，简陋自不待言，是为我国政府创办图书馆之权舆，亦即本馆之始基也。

入民国，图书馆欲求译学馆为馆址，未果，旋以广化寺卑湿僻远，不便发展，教育部议，暂时停办，移贮书籍于部之东院。四年四月，部议以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舍为馆址。经费困难，僻处北城阅书者诸多不便，为时十余年，馆务无由发展。十七年十二月杪，迁入中海居仁堂，易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。翌年九月，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办之北海图书馆合并。二十年，新馆落成，两馆迁入，合二为一，是为今日之国立北平图书馆。

崇楼碧瓦，建筑伟丽，轮奂之美，俨若皇宫，内藏天水、蒙古、明、清旧槧精钞、敦煌写经、西夏佛经、四库全书，都凡五六十万册，可谓集历代藏书之大成，屹然为我国文化之重镇也。地处旧皇宫西安门内，交通便利，风景宜人，东临北海，界以白石栏，南临通衢，为通西安门要道，今易名文津街，以纪念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者也。

东隅有朱门，匾曰“阳泽门”，虽设而常关，过此为金鳌玉蝀桥，西界静生生物调查所养蜂夹道（明代称羊



房夹道)，初仅知其为清御马圈，间尝考之，又知其为明代玉熙宫故址焉。清高士奇云（《金鳌退食笔记》）：“玉熙宫在西安门里街北，金鳌玉蝀桥之西。”《钦定

日下旧闻考》、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并云：“阳泽门内小马圈，即其地。”《顺天府志》又云：“阳泽门内旁北海地，名小马圈”，证之本馆位置一一吻合。今石栏外犹遗有建筑殿陛用之石螭首，并巨礎三五，其即玉熙宫之遗物欤（栏外又有石焉槽、上马石、水井）？惟明徐学谟《世庙识余录》称玉熙宫近西华门孔道，与高氏及《芜史》所称在金海桥（即金鳌玉蝾桥，俗称御河桥）之北者不合，初颇疑西华门系西安门之讹（此文草成，因此问题不决，弃之者逾年），后始知徐氏所称乃外西华门，即西安门也（俗称西华门为内西华）。玉熙宫有二坊，曰熙祥、熙瑞，后殿曰清仙宫，东寿祺斋，西禄祺斋，又有凤和居、鸾鸣居、仙辉馆、仙朗馆（《日下旧闻考》引明宫殿额名）；虽“地旷近水，屋仅两层”，而其在历史上之意义亦颇重大。明世宗自嘉靖壬寅宫婢杨金英之变（详见《世庙识余录》），即移寓西苑万寿宫（本永乐旧宫，今为光明殿），四十年十一月辛亥夜，万寿宫灾，上暂御玉熙宫，工部尚书雷礼以玉熙宫殿湫隘，非可久御，万寿宫系皇祖受命重地，王气攸种，宜及时营缮，以承明眷为言（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卷之五百三、五百四）。神宗时选近侍三百余名于玉熙宫学习宫戏，岁时陞座，则承应之，各有院本，如《盛世新声》《雍熙乐府》《词林摘艳》等。思宗每宴于此，作过锦水嬉之戏。一日宴次，报汴梁失守，亲藩被害，遂大恸而罢，自是不复幸（《金鳌退食笔记》），而明亦旋亡矣。曹静照“口敕传宣幸玉”，吴梅村熙“先皇驾幸玉熙宫”皆咏此宫宫戏事焉。

入清代，宫废而不治，康熙十三年五月，设席殿，停仁孝皇后梓宫，百官于此举哀。高氏著《笔记》时（康熙二十三年）已改为内厩，豢养御马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（卷一千二百八）载康熙年间定，西安门内川马一厩，无定额，驼一厩百只，附应差驽马十五匹。乾隆五年奏准，内管领所管驾车骡，归上驷院管理，设厩于西安门内，额定马三十匹、骡七十匹。十八年，改驼厩为驽马厩，其驼百只，分养京城驽马五厩，每厩各二十只。十九年增西安门内驾车马厩，骡三十匹，知不特养马，又尝畜驼、骡矣。其典牧官役，厩长副，厩丁，草夫，各有定额。《会典事例》（卷一千八十八）又载乾隆十七年奏准，三馆（玉河桥、东直门及通州之张家湾各设一馆）喂养之驼，既经裁汰，所有房屋应行交部办理，但

向来蒙古官兵来京支领俸饷及递送文移，均在玉河桥馆内住宿，应将此馆存留。所谓“玉河桥”盖即上述之西安门内马厰，以临御河桥而得名也。知此地又曾为蒙古官兵住宿之馆舍矣。

此马厰至民国犹沿御马圈之称，尝为兵营，仍为军中豢养牲口之所。迨近年又变为重要之文化机关。沧海桑田，数百年来，变迁之迹有如此者，可与馆中辇自圆明园之华表、石狮、文源阁碑记，同发人怀古之幽思者也。

（本文原载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十卷第四号；段落为编者所加，配图选自《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一百年国图照片集》）